

南華經

1604
4

5 6 7 8 9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劉王兩先生評點吳莊學

南華經 卷八，內卷三十以下全部欠

口 13
1604
4

口 仁 13
1604
4

屬附學大田稻早
館書圖

寄第一

經書

第 314 號

第 4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門 七 13
1604
卷 4



南華經六卷目

第十篇

胠篋

第十一篇

在宥

南華經六卷目



南華經卷六

胠篋第十

其慢立做物可
以存定可以諧
保

善論

趙語實兀本
是小說家充拓
文慧至不可破
他人著書證以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
滕固肩鏹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
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肩鏹之不固也
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
知之不足
恃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
如此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

語已不啻其妙
在三反四覆馳
驟之極卒歸於
道德之意雖於
人間情偽終以
設喻此其不可
執着者謂其慎
疾宜淺者也

善論

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
畧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
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
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
國。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
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
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
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所盜者。豈獨其國邪。
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不盜其聖法。乃
無以取其國也。故田
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

看此篇便見得
憤懣之雄處

竊國者皆盜此
獨舉田成子以
其十二盜無患
不敢誅不敢非
為怪也

小說當時有
之

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
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言
法。唯人所用。未足
以為全當之具。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
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萇弘脘。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
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
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
斯位。而放其毒。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
使天下側目哉。南華經卷六

省他反覆權說必勝

善論

乎。距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資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距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

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故曰。

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

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起。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闔服之。斯乃桀距之所至。賴而以成其大盜者也。拞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拞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夫川竭

漢游園曰。魯酒薄而邯鄲圍。按許慎注。淮南子。楚會諸侯。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魯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

主意在此

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川竭
 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
 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
 天下平。而無故矣。非惟息盜爭尚。聖人不死。大
 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為之。斗斛
 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為之。斗斛
 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
 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
 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

警策

只是竊聖智之
 法一語起伏不
 歇觀水觀瀾謂
 此

竊之。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
 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
 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
 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
 能動。斧鉞之威。弗能禁。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
 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
 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為盜用矣。所用者重。
 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
 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
 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
 足以誅竊。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
 鉤者也。

人之過也。夫距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在賤貨。不在重聖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則為盜資。故不可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也。器猶迹耳。可執而用曰器。非所以明天下也。示利器於天。盜賊。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去其所資。則未。擿玉。毀珠。小盜不起。賤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焚符破璽。而民朴鄙。除矯詐之所賴者。培斗折衡。而民不爭。夫

平乃大不平。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夫聲色離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養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擣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夫以蜘蛛蛄蟻。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者。

此其夸越難粗
枝大葉根本如
一終日言而皆
物終日言而皆
道

使能方者為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眾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擺也。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所。而同於玄德也。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之。效之則失我。我失由

前彈殘後無用
句意不遺餘力

不欲為促急者
本可一二查而
心柱棋森密智
者見之謂之知

彼則彼為亂主矣。夫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法之所無用也。若夫法者。視不過於所見。故眾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眾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眾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甘其食。美其服。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侈靡。則無時慊矣。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

文字茂密在內
外臨軌字

既非致也而切
於事情暢為名
言萬立如昆

詞影

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無求之至
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
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
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
之外。至治之迹。猶致斯弊。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謂好知之君。知而
好之。則有斯惡矣。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
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
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

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攻之愈密。避之

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况人哉。故治天下者。惟不任知。任知無妙也。知詐

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

矣。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也。故天下每每大

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

知求其所已知者。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已效人。而不知其分也。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善其所善。

爭尚之所由生也。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

扶疎辯證皆不
可無却非衍好
知二字而已
上句是齊物卷
生以來所卷
者下句則勝意
也

不過大亂收信
聽之如樂三疊
三嘆

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栗之蟲。肖翹之物。莫

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夫吉凶悔吝生於動

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群生。故君人者。胡可以不忘其知哉。自三代以

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機。而悅夫役役之伎。釋

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噶噶之意。噶噶已亂天下

矣。噶噶以已誨人也。

楊用脩曰。篇中說田成子盜齊一事。說的爽快透徹。當時不課聖人之法。安在何怪莊生之奮詞。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

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

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

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在之也者

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

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無治乃不遷淫。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

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

宥起奇甚

語便欲活亦使人不能向其字
義意自悠結波
既自解一字就
二句想像在者
宜以與身寄於
天下使知有我
不至於淫而已
宥者縱之自舒
雖其巧詐亦若
與之相忘者波
將自失則其德

未嘗不存也是
不迂也不分是
桀不令其樂是
其所見其處方
取其辨不及後
為之辭活字最
簡而勝

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

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夫不恬不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

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恬愉乃可。人

大喜邪。毘於陽大怒邪。毘於陰陰陽并長久。

毘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

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

成章。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大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

萬事失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

落也。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慕賞乃

不能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畏罰乃止故

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何何焉

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忘賞

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

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何何焉與迹競逐終以所寄為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

而且說明邪。是滯於色也。說聰邪。是滯於聲也。

喬詰矯厲詰屈
也不說議論
其意皆通譏
者巧以為惡者
對說人之皆慕
賞避罰以偽相
與則豈能安其
性命自強之理
彼說得散解自
不激亦不反解

如此起伏最好

何其發越之後也方見沒前又字亦是透

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愴囊而亂天下也。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鬻卷愴囊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不能遺之已為誤矣。而乃復尊之以為貴。豈不甚惑哉。豈

吾若是何哉言汝輩如此果何為哉
猶言吾奈此輩何哉

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安也。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解擢。則傷也。尸居

以老子一語暢言之。文貴如此

龍見雷聲豈久
采感動之謂於
即一身之內一
氣之間有必雷
必龍者焉波蓋
得於言也波已
注矣人欲注此
非也

形容

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出處語默常無其神動而
天隨神順物而動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若
塵之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任其自崔瞿問於老
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撓人
心撓之則傷人心排下而進上排之則下進之
也上下囚殺無所排進淖約柔乎剛強言能淖
強者廉剴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夫焦火之
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彫其疾俛仰之
不琢各全其朴則何冰炭之有哉

憤與憤同憤驕
元戾之狀

矜音勤與矜同
矛柄也項籍傳
鋤獲秣矜
非矜字豈須解

間而再撫四海之外風俗之所動也其居也淵而靜其
動也縣而天靜之可使如淵動之憤驕而不可
係者其唯人心乎人心之變靡所不為順而放
而憤驕憤驕者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
不可禁之勢也夫黃帝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
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黃帝之
迹使物堯舜於是乎股無胼脛無毛以養天下
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
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謹兜於崇山投三苗

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
 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
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耳。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天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矜愁之貌。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
 下有桀。距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莫能齊於自得。
 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立小異。而不止於分。
 天下好知。而百姓

榘楊械也。榘榘令加中橫木六榘也。嗚矢今之響箭也。

求竭矣。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彫琢性命。遂至於此。天下春春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巖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故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櫻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眾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任真者失其據。而崇偽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矣。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

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由腐儒守迹故

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復攘臂用。吾未知。迹以治迹。可謂無愧。而不知耻之甚也。

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楛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桎楊以接楛為管。而桎梏以鑿桎為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思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焉。矯詐生。而禦奸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尚。則矯詐不作。矯詐不作。則桁楊桎梏廢矣。焉知曾史之不為桎距嚙。何鑿桎接楛之為哉。

矢也。嚙矢。矢之猛者。言曾史為桎距之利用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去其所以櫻也。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

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

言元氣澆漓。州而成功。而毀真。方外玩之辭。

用韵

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
 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
 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
 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不
 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
 昏昏默默。窈冥昏昏。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
 昏昏默默。屢稱無者。何哉。民生物者無物。而物
 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已生乎。
 將自正。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必靜必清。無

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任其自動。故閒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
 乃長生。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慎女內。全其真也。閉女外。守其分也。
 多知為敗。知無崖。故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
 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
 陰之原也。夫極陰陽之原。乃遂於大天地有官。
 陰陽有藏。但當任之。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
 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一原字最切要 指其處也

物安有窮而人
及求其所終物
豈可測而人及
求其所極
非其物之謂也

不為土者地也
為土者丘冢也
類似禪机語

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
致耳。身不夭。乃能及物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

廣成子之謂天矣。

天無為也。

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

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

以為極。

徒見其一變也。

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

皇王。

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

而下為土。

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不得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

今夫

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

土無心者也。生

於無心。故當反守。

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與化俱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

都任之也。

當我

緡乎。遠我昏乎。

物之去來。皆不覺也。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

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

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

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

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

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

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

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而自得也。猖狂不知所往。而自得也。遊者執掌以觀無妄。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朕又何知。以斯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猖狂

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為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離其所。以靜也。災及草木。禍及止蟲。皆坐而受害也。意治人之過也。夫有治之所由。生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言人之過深。僂僂乎歸矣。僂僂坐起之貌。嫌不能過深。墮然通放。故遣使歸。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夫心以不用心者。其唯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

汝字或當連上為句

頌記證鮮簪
終說到要緊處
便受術打混去
南華先生道机
大抵然
異端之語詭譎
百端不如此數
語明尽洒落

朕尾似禪家言

吐爾聰明。倫與物忘。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間付自然。則無為而自化矣。
大同乎洋溟。與物無際。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坐亡萬任獨。
物云云。各復其根。而不知。不知而復。乃真復也。
渾渾沌沌。終身不離。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若
彼知之。乃是離之。知而復知。與復乖矣。無問其名。無闕其
情。物故自生。闕問。則失其自生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
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知而不默。常自失也。再拜稽
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

老子廣成鴻蒙
之說已息。後環
之森物見。得立
之大病不出乎
與
解莊子之法
向兩句未喻皆
無害

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
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善。心欲出羣也。夫以出乎眾為
心者。曷常出乎眾哉。眾皆以出為心。故所以為眾人也。若我亦欲出乎眾。則與眾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眾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殊於眾。而為眾主也。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吾一人之所聞。不如眾技多。故因眾則寧也。若不因眾。則眾之于萬。皆我敵也。而欲為人之國者。此
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夫欲為人之國者。不因眾之自為。而以已為之者。此為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已為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

南華經卷六

作之之法及如
莊子而後氣力
俱盡髮髮恨

為之哉。因天下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
之自為而任耳。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
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與天下相因而
成者也。今以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悲
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
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
物者。不可以物物。不能物物而為物。用即是物。則
不足以為有。而物。故能物物。夫用物者。不為物。則
大物矣。不物。故物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
下之物。使各自得也。

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天用
下之自為。故馳。獨往獨來。是謂獨有。人皆自異。而巳獨羣
萬物而不窮。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夫與眾玄同。非求貴於眾。而眾人不能不貴。斯
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心。則雖同
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
獨有而欲饗竊軒冕。冒取非分。眾豈歸之也哉。
故非至。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百姓
貴也。形聲也。大人之教。影嚮也。大人之於。有問而應
天下何心哉。猶影嚮之隨形聲耳。
之。盡其所懷。使物之所懷。為天下配。問者為主。應故為配。
各得自盡也。

處乎無嚮。寂以待物。行乎無方。隨物轉化。挈汝適。復之撓。

撓。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為之至也。以遊無端。與化俱。故

無端。出入無旁。玄同無表。與日無始。與日新俱。故無始也。頌論形

軀合乎大同。其形容與天地無異。大同而無已。有已則不能大同也。

無已。惡乎得有有。天下之難無者已也。已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覩

有者。昔之君子。能美其名者耳。覩無者。天地之友。覩無則任

其獨生也。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

民也。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

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夫

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為。故不可不為。但當因任耳。麤而不可不陳者。法

也。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也。以迹麤。而不陳妙事哉。遠而不可不居者。義

也。當乃居之。所以為遠。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親則苦偏。故廣乃仁。

耳。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

周矣。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一而不可

不易者。道也。事之難者。雖一非道。况不一哉。神而不可不為者。

天也。執意不為。雖神非天。况不神哉。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順自

為而已成於德而不累自然與出於道而不謀不
而一所會於仁而不恃特則薄於義而不積率
以為易居遠非應於禮而不諱自然應禮接於事而不
積也辭事以理接能否自任齊於法而不亂御粗以
亂應動而動無所辭讓恃於民而不輕恃其自為耳因於物而不去
也因而就任之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夫為
不去其本也以足為故為哉自體此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
為故不可得而止也不明自然則有為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能
有為而德不純也虛已

以待物則天會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

八無為而尊者天道也在上而任萬有為而

系者人道也以有為為累者不主者天道也同

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臣者人道也各當天道之與人道

也相去遠矣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

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不可不察也不察則

之位亂不可同日而論之也君臣之

南華經七卷目

卷二篇

入地

南華經七卷目

一均於不為。而自化也。萬物雖多。其治

衆。其主君也。天下異心。無

以。德為原。無物不得。得者

八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任成

八下之君正。無為者。自然以

明。各當其分。則無為。以道

位上。有為。位下也。

治。官各當其所。以道泛觀而
 也。則天下各。故通於天地者
 無為應之。於萬物者。道也。道不塞其
 也。使人人自。能有所藝者。所由則萬
 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臂之
 也。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
 止也。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
 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

陳碧虛曰首稱
 夫子曰者莊子
 受長桑公激言
 也。夫道汪洋充
 塞唯天府虛者
 方缺容納自然
 而為合乎天然
 守中而言遠離
 沮喪度生接物
 心不退轉人之
 所惡我無強精
 和光同塵不立
 圭角萬類滋茂
 共豐區宇持至
 德而為紀。猶至
 理而善建。順真

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一無為而 夫子曰
發策 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
 不剗心焉。有心則累其自 無為為之之謂天。
故當剗而去之 無為言之之謂德。不為此言而
此任其性 愛人利物之謂仁。命之情也 不同同之之謂
此言自言乃 大。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 行不崖異之謂寬。玄
彼我則萬物 有萬不同之謂富。我無不同故
自容故有餘 執德之謂紀。德者人 德成之謂立。非德而成者
之綱要

南華經卷七

帶而不偏離外
景以全內明此
以鍊心事無不
蓋理無不容思
無不淨物無不
遂者矣金珠貨
財患本也壽夫
靈通內疾也私
本處顯情病也
一有係乎心則
志不完矣

此即與孟子西
銘不與意合然
其語又精神類
又轉足了又

羨八字見地既
明氣鬼六天
取其由無知者
况之若有情焉

循於道之謂備。夫道非偏物也。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內

得也。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大

故事無不容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若

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貴難得之物。不利貨財。能

忘我，况不近貴富。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不樂壽，不哀天

所謂不榮通，不醜窮。忘壽天於胸中，不窮通之問哉。不拘一世

之利，以為已私分。皆委之萬物也。不以王天下為已處

顯。忽然不覺，榮之在身。顯則明。不顯則已。萬物一府，死生同

狀。蛻然無所，在也。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濔乎其清

也。金石不得，無以鳴。聲由寂彰。故金石有聲，不考不

鳴。因以喻體道者。萬物孰能定之。應感無方。夫王德

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也。立之本

原，而知通於神。本立而逆。故其德廣。任素通神，而德彌廣。其

心之出，有物採之。物採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唱也。故形非道

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

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

至無而供其求
不外取也時聘
而要其宿不忘
宿也末美六字
言其或大或小
或長或短無不
得無不可猶引
詩自西自東耳

妙件、寔話主
言如此以子之
教也
故是子虛不能
使人傾耳而聒
頤於以是傳之
甚

謂王德之人。忽勃皆無心。而慮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

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闡昧而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窮其原。而後能物物。神之

又神。而能精焉。極至順而後能盡妙。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時聘而要其宿。大

小長短脩遠。皆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此寄明得

真之。使知索之而不得。言用知不足。以得真。使離朱索之

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聰明喫詬。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

乎。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即真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

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謂為天子。吾藉王倪

以要之。欲因其師。以要而使之。許由曰。殆哉。坂乎天下。坂危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斂。其性過也。

尊知衍能火馳
欲速最大病

人。聽敏過人，則使人
而。又乃以人受天。用知以

然。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夫過生於

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與之配天乎。彼且

乘人而無天。若與之天下，彼且遂方且本身而

異形。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

矣。方且尊知而火馳。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方

且為緒使。將與後世方且為物絃。將遂使後世

方且四顧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方且應眾

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方且與物化。將遂使

物相逐，而不自得於內，而未始有恒。此皆盡當時之宜也

日承其弊矣。故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

祖，其事類可。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

眾父父者，治亂之率也。言非但治主北面之禍

也。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南面之賊也。田恒非

乃資仁義。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喜。聖人請祝聖

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

也。率言大凡如此

此段真方外語
難以前未聞也

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物皆所而志定也。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寄之天下，故無事也。夫聖人鶉居，無意而期安也。而穀食，仰物而足。鳥行而無彰，狂狷而自天，非常迹也。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蹈大方也。

下無道，則脩德就問。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問也。故無為而無不為者，非不問也。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夫至人極壽命，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僊也。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氣之散無不之。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

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佶
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間。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啟。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惘然而求。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恠也。莊

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况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泰初有無
無有。無名。無所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一者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物得以生。謂之德。夫無不生。以失其自生哉。物得以生。謂之德。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未形者。有分且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

合喙者不言也
鳴者言也下喙
鳴合之合又與
上合字不同言
此喙之鳴既以
不言而言則與
自然者合矣以
此自然之合則
與天地合矣右
曰喙鳴合喙

然無間。謂之命。雷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夫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
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恒以不為而自得之。同乃虛。虛
乃大。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懷中。故合喙為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
鳴。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天地亦無心而動。其合緝緝。若愚若昏。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
德。同乎大順。德玄而所順者大矣。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
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

猶泯。若若惡
若昏。形房此合
字也。此乃玄妙
之德。與大順同
大順即太初自
然之理也

斯矯其性情也。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言其高顯易見。若
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
心者也。執畱之狗。成思。後狙之便。自山林來。此言皆失其常然也。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
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首趾猶始終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
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竝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也。
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此言動止死生。

華錄沛然有自得之地

盛衰廢興未始有恒。皆自然而然。有治在人。不
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天物皆忘。非
自用。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獨忘已。復何
哉。所有。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人之所不能忘
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將聞
蒞見季徹曰。魯君謂蒞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
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
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
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

其臺觀多言示
人以利也

軌則必不勝任矣。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
無阿私。而不足以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
勝矯詐之任也。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
臺。此皆自處高顯。若
臺觀之可觀也。多物將往。將使物不止於
以附之。多。投迹者衆。亢足投迹。不
安其本步也。蔣間蒞。颺然
驚曰。蒞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
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
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雅○字○
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

言九人能如此
則豈骨先堯舜
之教而自處其
下也
謂豈求長乎晉
者堯舜所教之
民而汎然極之
如吾家哉
居安也
居心也

眼前事物外意
草雜說之不可
及抱虞之狀此
樽之為物曲折
備具於其理復
俯仰緩急如念
然外之而後皆
是至素見於言
外至於獨強哀
歌則逼人甚矣

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為也。因其自
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
志自進。教成俗易。悶然無迹。復在自為。若然者。
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
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溟滓自貴之
謂也。不肯多
謝堯舜而推。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居者不逐於
外也。心不居
則德不佳事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
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
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
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

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
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為槲。為圃者。忿然作色
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
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
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
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夫用時之所用者。乃
純備也。斯人欲脩純
備而抱一守。子貢瞞然慙俯而對。有間。為圃
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

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
 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
 而庶幾乎不忘不墮則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
 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
 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
 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
 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也不知復
 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

見功多者聖人之道

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

今徒不然

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
 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竝行而不知其所之汙
 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此乃聖王
 人也子貢聞其假脩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若夫人者非其
 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
 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
 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

偶此一語亦自
 可誦秦漢文字
 安得此

假托也存於備
渾沌氏之術

風波之民

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

季咸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

之術者也

以其背今向古脩為世識其一不知

其二

徒識脩古抱灌之朴而治其內而不治其

外

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外內為異而備有所治哉夫明白入素無為

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

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

且渾

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

玄同孰識之哉所識者常識其迹耳 淳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

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

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

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

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

皆因而任之

行言自為而天下化

使物為之則化也

手撓顧

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言其指麾顧盼而民

語意

各至其性也。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任，其自為故。慮，率自不藏，是非美惡，無是非胸中。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為安，無自私之懷也。怙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也。故曰：容，願聞神人。願聞神人，所以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乃無光。此謂照曠，無我而任物，空虛無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所懷者，非閹塞也。

銷亡。情盡命至，天地樂矣。萬物復情，此之謂混。

冥。情復而混，冥無迹也。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

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

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

治之與。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損讓之與用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

氏為。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為計？有虞氏之有

虞氏之藥瘍也。天下皆患創亂，禿而施髡病而

標枝偶存上耳
野鹿懂之不知
所達

善倫

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至德之世不尚賢其當其位不使
能能者自為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也民如野鹿而放
自得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
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率性自然非由知也
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用其自動故是故行而
無迹主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事而無傳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孝
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

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
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
知此其必然邪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世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
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
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俗言
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諛明尊嚴
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
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
為皇在王為王豈有背俗而用哉謂已道
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世俗遂以多同

南華經卷七

十四

反覆發明理至
精片
不相坐决無罪
也

為正故為之道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亦不
諛則作色不受問道理期合譬飾辭聚眾也是始本末不相
於相善耳夫合譬飾辭應受道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
坐人以此聚眾亦為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
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
至也世皆至愚乃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
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
靈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三人行而一
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

云鍾合作與踵
垂踵不成語且
上又有二人惑
無緣重出又重

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
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
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
故堯舜湯武大聲不入於里耳非委巷之折楊
隨時而已皇考則嗑然而笑俗人得噴曲則是故高言不
止於眾人之心中存懷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此天
以未曾用聖以二缶鍾惑而所商不得矣各自
而嘗自用也故不知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
所之

以祗獨結之也
鍾以量也兩人
各執一器偏說
不合
楊用脩曰以譬
况作結含蓄不
言此文章家三
昧法也

此兩譬若不相
涉

兩節文甚峻達
但謂內之利欲
與外之爵祿文
或競之狂榮辱
得喪無頂更寧
豈謂與人爭是
非與禮法自拘
束於獨以為祗
揚墨上揚墨字
只當儒者

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
釋之而不推即而不推誰其比之趣令得當時
之令解也則相與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
無憂於一世矣厲惡人也言天
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下皆不願為惡
及其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
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
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
一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

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
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顙四
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
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
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
鳩鴟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
色以柴其內皮弁鶡冠摺笏紳絡以約其外內
支盈以柴柵外重纏繳睆睆然在纏繳之中而

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雅○客○歷○指○而○虎○豹○在○於○囊○
檻○亦○可○以○為○得○矣○

南華經八卷目

第十三篇

天道

南華經卷八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

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此三者皆恣物

之性而無所牽滯也。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

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任其自為。故雖六通四辟。

而無傷於靜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乃善之

則有時而動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斯乃自水

終看一二語便
不類前篇

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

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

鏡也。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明。夫虛靜恬淡寂

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故帝

王聖人休焉。未嘗動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倫理

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不失其所以動。靜則無為。

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夫無為也。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

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無為則俞俞。俞俞者。

憂患不能處。年壽

自然從容

夫虛靜恬

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尋其本。皆在不為中來。明此

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

以此處上帝。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

王之道也。此皆無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

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

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

南華經卷八

是學莊子語者
讀至服字可矣

而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終，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靜而聖，動而王。時行則故彌無為而彌尊也。

則無為也而尊。自然為物所尊奉。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天地以無為為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夫順天所故天和至而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人和盡也。

